

鲁迅

研究資料

21

中国文史出版社

《鲁迅研究资料》编辑工作人员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士菁 王得后 孙 瑛 李允经

李何林 陈漱渝 赵 英 潘德廷

责任编辑：赵 英

鲁迅研究资料（21）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4插页 286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715册

*
ISBN 7-5059-0483-3/I 306 定价：5.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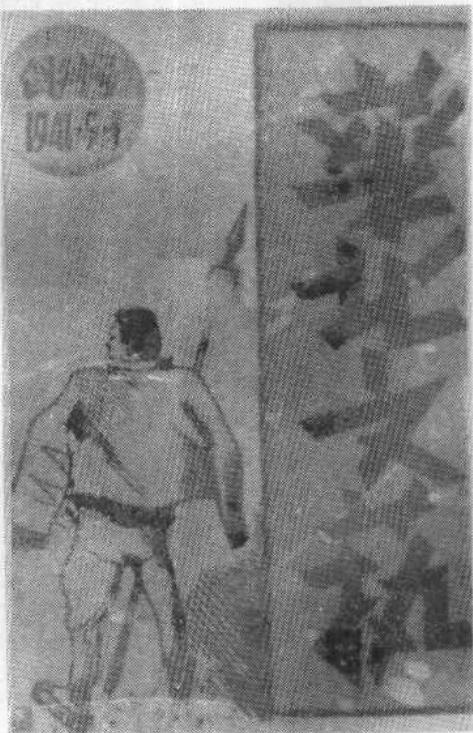


1. 鲁迅收到和保存的部份青年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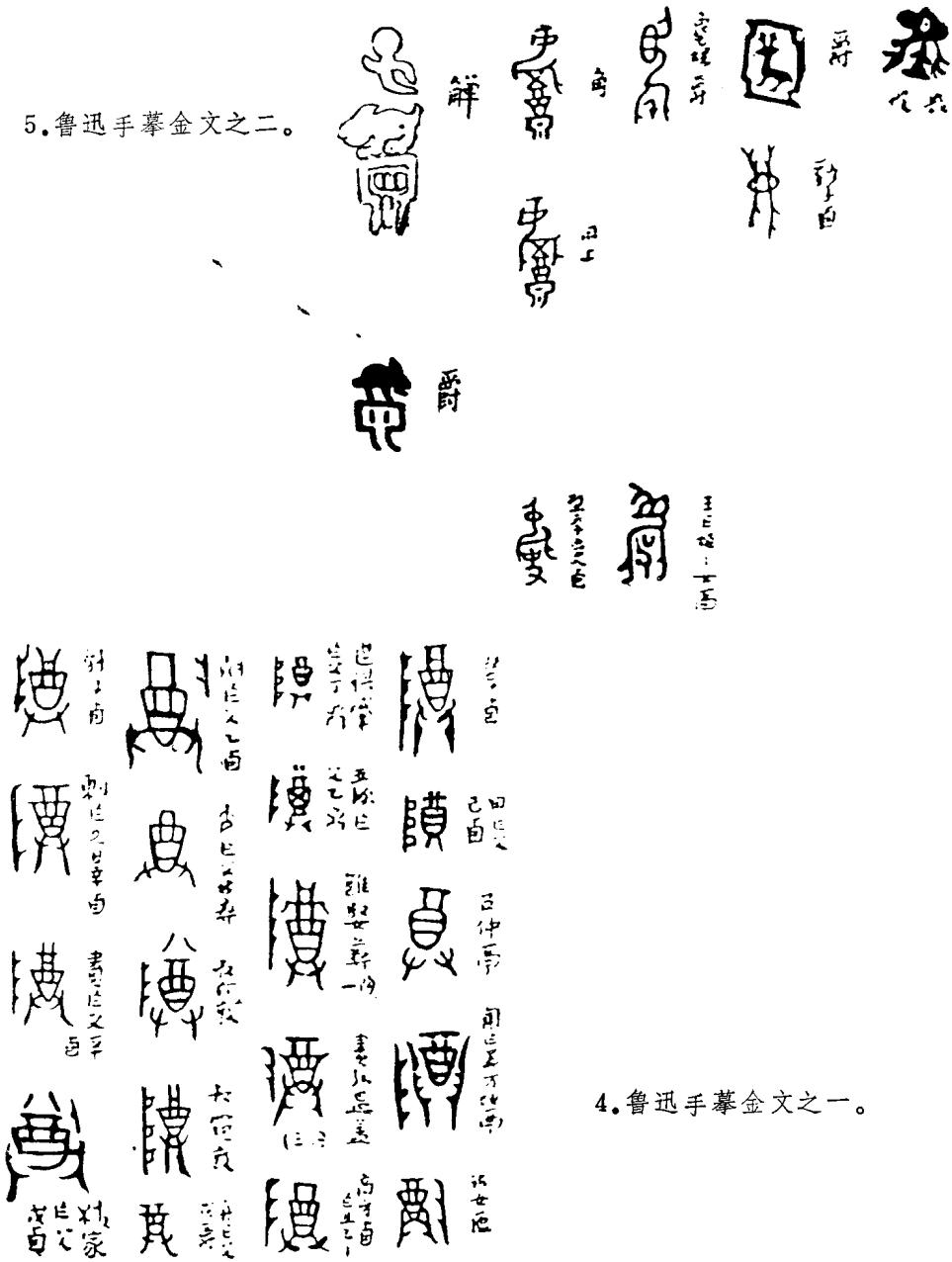
2.一九四一年一月，延安出版的《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书影。



3.《华北文艺》第一卷第六期刊出“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专号”，此为《华北文艺》封面照。



5. 鲁迅手摹金文之二。



4. 鲁迅手摹金文之一。

目 录

• 文 稿 •

关于鲁迅收藏的一组青年文稿	陈漱渝	(3)
杂文部分		
虎? 狐?	景 宋	(7)
读《论“他妈的!”》	景 宋	(7)
附：许广平致鲁迅信		(10)
离开了多年长住的北方	景 宋	(11)
不看原文的批评家(?)	有 麟	(13)
论	有 麟	(15)
面皮之进步		
——无端之一	沅 君	(16)
诗歌部分		
江阴的山歌	刘 复	(18)
附：刘复致《莽原》社信		(20)
听说——想起	朱大椿	(20)
积水潭之畔	蹇先艾	(22)
附：蹇先艾致鲁迅信		(23)
致“某某”	刘梦苇	(23)
醉之夜		
——呈元式	刘梦苇	(24)

在她底醉了醉了以后

——蔚苇哥作	邱元武(26)
附：刘梦苇致鲁迅信	(28)
窃听者	冰 庐(28)
寄母亲	翟永坤(32)
剑长啸	翟永坤(33)
灭亡	仲 平(34)
到如今(歌)	仲 平(36)
我要喝加料的白干酒与红葡萄	仲 平(39)
三位一体	
——国际政治报告诗	蒲 风(41)

• 史料汇辑 •

抗日根据地报刊鲁迅纪念活动

报导摘编(1936·10—1945·10)	张志骥(47)
东北人民纪念鲁迅的几次盛会	杨志和(63)
曾为斯民做前驱	
——介绍一束陈独秀散发传单被捕档案材料	王永昌(70)
陈独秀散发传单被捕档案	

一、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呈文	(73)
二、北京市民宣言	(73)
三、蓝公武致陈独秀信	(74)
四、陈独秀供录	(75)
五、北京学界保释陈独秀呈文	(75)
六、安徽省长吕调元电文	(77)
七、函淞沪护军使缉获讯究散发传单陈独秀情形	(77)
八、国务院秘书厅公函 第七十五号	(78)
九、警察厅密令各区署严密监视陈独秀等人	(79)

十、赵继贤致警察总监信	(80)
十一、陈独秀致警察总监信	(80)
中国现代杂文史料两则	姜振昌(82)

• 鲁迅生平著作研究 •

鲁迅的创作心态与《野草》的艺术素质	彭定安(97)
真的声音 美的言词	
——试论鲁迅谈话艺术	刘一新(114)
冯雪峰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文艺论争	
中的贡献及其与鲁迅的关系 (续)	皮远长(131)
鲁迅与文字学	顾农(147)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段国超(161)
《朝花夕拾》与乡俗文化	韩斌生(194)
论《呐喊》、《彷徨》的时代性	张晓夫(207)

• 鲁迅与茅盾、周作人的比较研究 •

茅盾与鲁迅关系探略	单演义(223)
借古喻今的姊妹花	
——鲁迅与茅盾历史小说的比较	韩日新(241)
周氏兄弟古籍整理较析	赵英(253)
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早期散文创作概况	张昭于(267)

• 周作人传 •

勤奋苦读的南京求学时期	
——《周作人传》第二章	张菊香(287)

• 争鸣与考订 •

论从《呐喊》到《彷徨》	
——兼评一种新的论点	林志浩(303)

- 《我的失恋》新证 张吉强(341)
《周作人日记》文字举疑 祝肖因(358)

• 研究之研究 •

- 茅盾的鲁迅杂文研究述评 石 釜(379)
鲁迅《故事新编》研究述评 李玉昆(388)

•文 稿•

关于鲁迅收藏的一组青年文稿

陈漱渝

本期刊登的这组文稿，大多为鲁迅编辑《莽原》时的积稿，但也有青年作者的征求意见稿。原件均存鲁迅博物馆资料部。（见图片一）这批文稿的发表，对研究鲁迅的文艺活动和这些作家本人的创作历程均有裨益。

文稿大体分为杂文与新诗两部分。

景宋的文章共三篇，其中《虎？狐？》一文揭露了章士钊“善于变形”的两面派手法和一度投靠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政治劣迹。《读〈论“他妈的！”〉》一文及所附许广平致鲁迅信系首次全文披露，有关评介可参阅本刊第十六辑119页至122页。《离开了多年长住的北方》是研究许广平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描写她离开北京赴广州执教之前在朋友处获得温情和从亲族处受到的冷遇。由于许广平的自叙文章极少，这篇文章就尤其显得珍贵。

荆有麟是莽原社的中坚分子，也是该刊的主要杂文作者。他的《不看原文的批评家？（？）》直接涉及的虽然只是鲁迅跟甲寅派的一次交锋，但文章提出的“批评要看原文”的主张以及反对在事关原则问题上“骑墙”的主张则具有普遍的意义。《论……》一文评价的四位历史人物，虽然后来各有不同的变化，但文章

提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进步文化界的普遍看法。《面皮之进步》的作者“沅君”即冯沅君，二十年代初期以短篇小说创作蜚声文坛。鲁迅曾指出她的作品真实反映了“五四”时期新女性“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复杂心理。《面皮之进步》一文揭露了杨荫榆勾结军警镇压进步学生的倒行逆施，但文中对女高师历任校长——尤其是对许寿裳的评价不一定公允，由于沅君早期杂文不多见，故仍选刊于此。

选刊的诗歌中首先应该提到刘复（半农）收集整理的《江阴的山歌》。在“五四”时期半路出家的新诗人中，刘复是最有才气、贡献最大的一位。他用江阴方言整理的民歌，自然朴实，刚健清新，在当时的新诗中独树一帜，为新诗向民歌学习提供了宝贵经验。诗末附录的刘复致《莽原》社信，反映出他跟鲁迅领导的莽原社之间的亲密关系。

蹇先艾、刘梦苇、朱大椿都是《晨报副镌·诗刊》的作者，当时亦被统称为“诗刊”派的诗人；但他们同时也投稿于《莽原》周刊。《听说——想起》是十八岁的四川籍诗人朱大椿组诗的总题，从《莽原》第十三期开始选载，至《莽原》第二十期，共刊出十三首。现在刊出的第十四首当时未能发表。听说鲁迅很欣赏朱大椿在《莽原》发表的散文，但未对他的诗歌作具体评价。蹇先艾的《积水潭之畔》是一首写景佳作，但也流露出诗人的孤独感。刘梦苇的《致“某某”》、《醉之夜》和（龚）冰庐的《窃听者》都是爱情诗，艺术上各具特色。鲁迅当时想以《莽原》为阵地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对于“花呀”、“爱呀”的诗感到“头痛极了”。这几首诗未能刊出，或因与《莽原》办刊宗旨有一定距离。

鲁迅北京时期联系的进步文学青年中，翟永坤是重要的一位。据翟永坤回忆，他开始投稿于鲁迅编辑的刊物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当时他在北京法政大学政治系就读，正准备转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但从本辑发表的《寄母亲》、《剑长啸》来看，他最早跟鲁迅通讯是在一九二五年底。跟翟永坤的诗歌创作相比，鲁迅当然更为重视他的小说、散文，并有过为他编选小说集的动议。现发表他的佚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位在二、三十年代文坛有一定影响而至今未能充分研究的作家的创作全貌。

跟刘梦苇诗作风格迥异的，是柯仲平的三首政治抒情诗：《灭亡》、《到如今》、《我要喝加料的白干酒与红葡萄》。据判断，这三首诗均作于五卅惨案之后。这位二十三岁的云南诗人，以火山爆发般的诗句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要是这一个民族不值得生存呀！战死好了！战死好了！要是这一个民族还值得生存呵！那战死就是生存了！那战死就是生存了！”——这正是诗人至诚至痛的心声，也是那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黑暗时代不少激进青年的共同心声。然而，主张进行深沉韧战的鲁迅，对于这种一泻无余的诗风不以为然。他在致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沪案之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我认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两地书·三二》）鲁迅关于政治抒情诗创作不应抹杀“诗美”的主张，其实是一切类型诗歌创作均应遵循的美学原则。

《三位一体》的作者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中坚人物，也是三十年代影响颇大的政治抒情诗人。他于一九三三年赴日本参加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一九三六年归国。此诗即创作于旅日

期间。鲁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日记：“得蒲风信并诗稿。”当指此篇。这首“国际政治报告诗”声讨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派遣十五万大军侵略埃塞俄比亚的罪行，也揭露了英、法帝国主义跟意大利法西斯之间互相勾结、互相争夺的微妙关系。鲁迅曾将蒲风在日本自费印行的诗集《六月流火》寄赠友人，但对此诗未作具体评价。

杂文部分

虎？狐？

景 宋

沪案事件转移了全民众的目光，一时间勉强可算是一致对外；监守老虎的人也到外面工作了。于是“虎兜出柙”，没遮拦的任性胡为，居然“虎而冠”起来了。

如果真个是一支斑斓大虫，也无妨请出武松来“打虎”，或者请出冯妇来“搏虎”；无如这支老虎已经成了精怪，善于变形，披上狐衣，虎皮暂脱，跑到某大哥跟前，奴颜婢膝的甘居臣妾之列，连称小的，在大哥跟前侍候着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的时候递茶递水，仰承色笑；甚至于大哥上臭毛厕也追随恭候；这样狐媚计成，官运十足。伏魔大帝，降虎将军这时奈何他不得了！何况手无缚鸡之力的“束发小生”，正眼也未觑着他。还想对抗么？该死的！

读《论“他妈的！”》

景 宋

因近来思想界解放了，所以“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话，学

者们不但出诸口，而且笔之于书。因而“他妈的”三字就和“像煞有介事”的一句话一样的被人尊用且更普及些。

“他妈的”三字作何解释呢？中国向来是严守性的秘密的，所以不懂得的人只可“由他去罢”。懂得的，也就意会而不言传；如同“乌龟王八蛋”、“兔子”一样的作为粗俗的骂语。说到解释上，据我所知的，我生长在广州，家祠的前门两个大大的石狮子的尾巴正对门楣，上面横挂着一个横匾，红地金字的写着“大夫第”我不晓得我们那一位祖宗做过那一朝代的大夫，只听得说一个叔祖做过两省的总督，我的祖父做过浙江的巡抚，这大约可以算是簪缨门第、仕宦之家的“上等人”、“士大夫”了。因此父兄们自然拘束些，不敢随便效“下等人”口吻，尤其不容许这类话入于闺中妇女的耳朵里，但是因为拘守着“上等”，则差不多的事，自然由“下等人”做去。于是奴子仆妇间，这类话就不时的听见。“他妈的”三字在广州常说作“丢（ㄌㄧㄡ）ㄉㄚ（你也）妈”，有时将第一字的平声读为上声，则成“闪——此动词为字典所无，乃粤人创用，门甚小之意云——ㄉㄚ妈”，我家厨子一点不合意就骂起“丢ㄉㄚ妈”来，兄弟们当作有趣，也仿着说起来，我虽则年纪小不懂得，但是一块儿的兄弟玩耍，没有不一唱百和的，家人喝骂起来了，说不准骂粗口——或作烂口话——女孩儿家不识羞，也说这句话，于是女孩子羞红着脸逃走了，原来女人们之于这句话“耳可得闻，口不得而言也”。“士大夫”就真的把这句话目为下等，决不出之于口吗？可是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在盛怒之下也骂出一句“丢ㄉㄚ妈”来了，这许是盛怒之下才开禁罢。其后我的大哥哥到南京读书，暑假年假回来的时候，口头禅总挂住一句“妈个B”。因为骂人的时候用的